

风物 深度

## 音乐在乌克兰的真实身份：弱小可以抵御砲火的秘密

国歌、红遍世界的民族乐团、流行歌手，为何音乐成为乌克兰2014年后重要的改革力量，可否启示其他抗争之地？



乌克兰女歌手Jamala。摄：Hannibal Hanschke/Pool via Reuters/达志影像

特约撰稿人 俞若玫 发自香港 | 2022-03-19

---

音乐与政治 乌克兰

2月24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向乌克兰全面展开“军事行动”，砲声同时突击了世界的眼球和心跳，地缘政治秒间刺激世界大战的敏感神经。而3月9日，乌克兰基辅古典交响乐团以音乐为行动，在独立广场演奏乌克兰国歌，呼吁各国（特别是欧盟）在乌克兰领空设立“禁飞区”。乌克兰国歌一时成为网上热茶，滚烫众心。但被感动之余，务必小心国歌歌词，背书了特定的国家观，我比较著眼的是：“吾等兄弟，皆为哥萨克民族！”这句正好表明乌克兰拥抱的是多元文化，不见得主张极端民族主义，族群间是兄弟情而不是敌我关系。

其实，乌克兰跟香港多么亲近，才三年前，纪录片《凛冬烈火：乌克兰自由之战》深宵在香港的闹市街头温暖著彷徨的我们，花环少女最后胜利的笑容照耀多少个黑色的晚上。很想更多明白乌克兰，便尝试从音乐开始，先就发现了令人惊艳的四人乐队DakhaBrakha，再慢慢知道，音乐根本是乌克兰2014年“广场革命”(Euromaidan revolution)后复兴文化身份的重要场域，一方面力抗俄罗斯话语，一方面确立多元的文化视野及内容，打开和国际沟通及连结的可能。这种善于沟通，不求战斗的文化质地，也大大体现在总统泽伦斯基这几星期以来的媒体战术上。

乌克兰国歌里这句“吾等兄弟，皆为哥萨克民族！”，正好表明乌克兰拥抱的是多元文化，不见得主张极端民族主义，族群间是兄弟情而不是敌我关系。

## 吟游诗人：史太林也无法清洗

音乐是乌克兰人灵魂的杯子。歌声满泻山区田陌、城市里巷、学校剧场、婚宴酒吧。他们还有吟游诗人(Bard)的文化传统，政治和音乐自16世纪就密不可分。

当中很受尊重的哥萨克流浪诗人卡巴扎(Cossack Kobzar)，以盲人居多，他们一手拨奏乌克兰传统弦乐班杜拉(Bandura)，一边吟唱史诗杜马(Duma)，用音乐记下宗教纷争(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)及反帝国的战事和历史故事，诉说重重失去土地、家园及信念的悲愤和血泪。他们感染力很强，走进大镇小村，处处受小孩及农民欢迎，同喜同悲。

20世纪初，他们一度被正统化，俄罗斯城市克拉斯诺达尔(Krasnodar)建有专门学校，经三年师训，可以领取专业资格。但1932年，史太林(陆译“斯大林”，台译“史达林”)为了清洗乌克兰文化，下令召开卡巴扎会议，齐集300名乐师后，全数用火车载到乡郊，一并处决。逃过杀戮的，成为罪犯，并需登记所有资料及乐器，不准再公开演奏，被妖魔化为工人的公敌。

从沙皇到苏维埃政权，乌克兰的民族音乐就是抗争的自体，难怪一直努力保留演唱方法及强悍的社会意识。





乌克兰音乐人OSTAP KINDRACHUK。图：OSTAP KINDRACHU facebook

从沙皇到苏维埃政权，乌克兰的民族音乐就是抗争的本体，难怪一直努力保留演唱方法及强悍的社会意识。有位被称为“最后的一位卡巴扎”的音乐家，现仍在波兰、乌克兰、克里米亚的城市大街唱歌，他的名字是Ostap Kindrachuk，生于1937年，坚持以传统卡巴扎的形象及音乐生活，唱的都是有关哥萨克、克里米亚及乌克兰之间的复杂故事，有关他的电影叫做 [《The Last Kobzar》](#)，而网上找到他吟唱的少部份歌词，这里试用google 翻译一小段：

为我们的克里米亚流了多少圣洁的血，

有多少力量是永远的。

我们祈祷了数百次

到老第聂伯河。

给我们本土的第聂伯河机会和力量，

把我们煮沸，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，

克里米亚所有哥萨克坟墓的沸水，

唤醒卡巴扎

乌克兰人，我的兄弟，拥抱

在被上帝遗忘的克里米亚。

我们还活著，我们是乌克兰人——

《乌克兰人，我的兄弟，拥抱》

我站在上面。

## DakhaBrakha：让世界知道乌克兰等于“多元”

而有趣的是，我发现乌克兰民间四重奏组合DakhaBrakha，也因为他们投诉Spotify和Apple Music以“音乐无关政治”为由，不容许换上“No War Stop Putin”的头像（现在可以了），这个过程，也体现了Kobzar 抗争精神的传统：在建制规范下，乐队仍要被看见，音乐仍要被听见。



乌克兰四人乐队DakhaBrakha。图：dakhabrakha官方网站

所有作品取材自乌克兰不同的乡村，统统过百年历史，音乐有现代化元素，但歌词不改，连乌克兰人都听不懂，因为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区域——但就是要让听众知道乌克兰文化就是如此多元。

DakhaBrakha 乐队四人，分别是 Nina Garenetska, Olena Tsibulska, Iryna Kovalenko 和 Marko Halanevych，一身传统喀尔巴阡山脉（Carpathian）造型，女孩各载上半呎高的直筒羊毛帽，配上美丽刺绣婚嫁衣裙和套目颈饰，叫人一看难忘。所有成员会唱会奏，即兴更是手到拿来。三位女孩都是民族音乐系毕业的，有正规专业训练，只有男成员Marko（在访问中表示）连乐谱也不会看，但他的音域高远自然，尖叫和假声都直入听众心魂，譬如《Baby》这首歌在西雅图音乐电台的live演出。他们的多声度合唱及合奏也丰富了传统音乐的质感，增加实验味道，有人用 ethnic chaos，有人用folk punk来形容他们。

的确，他们的音乐，玩味时，我想起英国乐队Dead can Dance；暗黑时，我想起苏格兰乐队Coctueau Twins。但原来，所有作品都取自乌克兰不同的乡村，统统过百年历史，他们只会改变节奏，曲风，加上美国流行舞曲、非洲节奏，雷鬼等等现代化的元素，但歌词不改，难怪连乌克兰人都听不懂，因为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区域，但就是要让听众知道乌克兰文化就是如此多元。

他们一直有意识地让世界各地观众知道他们是世界的一部份，世界也是他们的一部份。他们相为乌克兰的未来重构古老的袖话。

DakhaBrakha的MV很精彩，视觉叙事很强，但我更爱看他们的现场表演（虽然都是录制）。如2019年在基辅体育馆的演出 Vynnaya Ya，空间运用、光影效果、视觉安排、跟观众互动等等都是很剧场的。这固然跟他们来自实验剧场DAKH有关，而创办乐队的灵魂人物Vladyslav Troitsky同时也是DAKH剧场艺术总监，又是每年在基辅举行的跨界国际艺术节GOGOLFEST的发起人，相信这有助他们以强烈的表演风格来产生国际及跨界对话。

事实上，他们自2016年开始，便如文化大使一样，四出演唱，不论欧美或什么地方，最后时段Marko都会在台上挥舞乌克兰上蓝下黄的国旗，举起“不要战争 停止普京”的海报，让国际观众知道乌克兰的悲剧。八年来，他们一直有意识地在传统的文本内加上世界各地的曲风，以此让世界各地观众知道他们是世界的一部份，世界也是他们的一部份。他们想为乌克兰的未来重构古老的神话。



DakhaBrakha自2016年开始于演唱时在台上举起不要战争停止普京的海报。图：DakhaBrakha facebook

打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扭曲，乌克兰绝对不是单一封闭式国族主义，而是享  
往自由，各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。乌克兰绝非二十年前才独立的年轻

在自由、平等与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，与元二绝升二十年前才独立的年轻国家，她有著悠久深厚的多元文化养份及纷杂实践。

DakhaBrakha的名字，英文意思是“give and take”，大可理解为“有出有入”的交往和对话。他们曾在接受访问时，清楚表达了想打破俄罗斯对他们的扭曲，乌克兰绝对不是单一封闭式国族主义，而是享往自由，备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。的确，乌克兰绝不是三十年前才独立的年轻国家，她有著悠久深厚的多元文化养份及纷杂实践。

此外，DakhaBrakha也有很多幽默好笑的作品，如《[Carpathian rap](#)》是取自一位乡村老妇的故事，说的是从前妇女如何选择丈夫，这里同样google translate了一小段歌词：

伊加纳塔有一所漂亮的房子  
还有一个新谷仓  
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 
伊戈特的命运  
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 
与伊盖特坐在一起  
也许库兹马会带我  
如你所愿  
今晚午夜  
我疯狂地做梦  
库兹马怎么能不带我  
然后达尼洛会接受

这歌词加上MV好笑的动画，充满黑色幽默，性暗示也很强，换作今天看，选男友也可能是见一个想要另一个，叫人会心微笑。

## 流行乐人Jamala与ONUKA：把历史议题放在太阳下

说到女性故事，不可不提的是乌克兰流行女歌手Jamala的《1944》，这一年，史太林强制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（Deportation of the Crimean Tatars），死伤数以十万计，因此被认为是种族及文化清洗的暴行，也是歌手自己外婆的故事，她以音乐非常直接地表达当中的痛苦，中文译文如下：

陌生人来临  
他们来到你家

他们杀了你们所有人

说

我们无罪

无罪

你的心在哪里？

人类的呐喊

你以为你是神

但是每个人都会死

不要吞噬我的灵魂

我们的心灵

歌手Jamala以英文主唱，副词却是克里米亚语，得到了2016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，引起国际广泛讨论。当然，歌唱比赛是乌克兰流行歌手进身国际舞台的唯一方法，但同时，她把历史议题放在太阳下。

LIVE - Jamala - 1944 (Ukraine) at the Grand Final of the 2016 Eurovision Song Contest

除了Jamala，亦有乌克兰电音民谣组合ONUKA（意思是孙女），主脑人Nata Zhyzhchenko曾是音乐神童，五岁开始玩排笛，九岁赢得音乐大赛，民族音乐系专业毕业，带些中产知识份子的高傲。跟DakhaBrakha很不同，ONUKA每次都以很强的都市风格亮丽人前。而她们的音乐融合了电子和民族音乐，为旧的音乐加上空灵的透明感，而且，每每以音乐回应时代例如歌曲 [《STRUM》](#) 希望年轻人关注环保议题，少浪费资源，爱护自己的城市，明明很说教的，她们却诗化处理，让粉丝自己慢慢细味。





乌克兰电音乐团Onuka成员：Mariya Sorokina, Nata Zhyzhchenko 及 Daryna Sert。图：wikipedia

又例如几个月前推出的新歌《Guma》以反乌托邦的科幻故事美学，讲“一个关于个人与系统的斗争以及人类对自动化过程的抵抗的故事”（译自官网），以表达我们对网络空间的过份依赖，以及过度消费和生产的社会问题。歌词就是不停重复这几句：

我听不见，我看不到，我不说，我不说

我离开网络，我跨界

我离开网络，我跨界

我离开网络，我跨界

不过，为了让世界知道乌克兰状况，ONUKA 似乎不能离开网络，如刚过的三八妇女节，他们在Youtube及Facebook上载了这首一分钟名为《[Ми не німі](#)》（我们不傻）的短片。3月9日又放了一分钟的《[People shoot people](#)》，在在回应当下战火不停的残酷状况。而这首《[ZENIT](#)》，也很可以领会她们如何将传统音乐电子化又不失梦幻和想像，同时以精巧的视觉设计元素，讨得国内及欧洲年轻人喜爱。

## 文化与尊严：乌克兰音乐的启示？

由于乌克兰迫切需要抵挡俄罗斯文化及军事介入，他们的创作社群多年来以民族音乐来争夺文化话语主权；而音乐流动性强，感染力强，生产及转传快，可在深化文化根源的同时向外吸纳，同时争取世界认同，强化文化尊严。

笔者一时无法尽然勾勒近年乌克兰大量冒起的音乐创作人及团队，只想继续细想为何音乐会成为乌克兰2014年后重要的改革力量，香港有没有可学习的地方。思考中渐渐理解，由于乌克兰迫切需要抵挡俄罗斯文化及军事介入，他们的创作社群多年来以民族音乐来争夺文化话语主权；加上音乐流动性强，感染力强，生产及转传都很快，因此很易于一方面深化文化根源，一方面向外吸纳，同时争取世界认同，强化文化尊严。

当然，还有离散在不同地方的乌克兰音乐社群，如1986年因车诺比核事故而全家逃到美国的音乐人 Eugene Hutz，后来在纽约有不错的发展，拍过电影及组成了一队广纳不同音乐人的 gypsy punk band，名字叫Gogol Bordell，令更多美国人及明星理解乌克兰音乐及文化，3月10日起他就发起了一连串为战火中的乌克兰筹款的演唱会，连Patti Smith也会加入。

此外，犹太婚宴舞曲（Klezmer）在乌克兰也很流行，表示犹太人的文化也很受尊重，显出民族的包纳多样，不是追求种族单一。当然，极端右派是存在的，寡头经济及贪污也是存在的，但至少，年轻人的价值及行动力是不停地面向多元及热爱自由。

再稍稍查过乌克兰的音乐教育政策，原来合唱团是乌克兰中小学一个重要的教育项目，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如何跟他者和唱及合作，也要学习如何有创意地回应别人。这个真有意思，学习就不只是一个人努力的事，而是一班人如何相处的事。自小以创作来思考协作及共享的价值及操作，世界真有可能少点争夺及战争。

此刻，乌克兰仍被以“从纳粹份子解放乌克兰的军事行动”摧毁，愿天佑乌克兰，停止战火，停止杀害。不是争夺杀戮，协作并存，多度和唱才是世界的真正音乐。